

## 叙利亚变局路在何方

丁俊

2024年11月27日，沉寂数年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向政府军发动猛烈攻势、势如破竹，12月8日即攻占首都大马士革，并宣布巴沙尔政权倒台。叙利亚战端再起并快速导致政局突变不仅与叙国内政治生态日益恶化有关，更与国际和地区形势演变密不可分。

叙利亚政治危机与军事冲突延宕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外因素，除国内复杂的政治及民族、宗教多方面不同势力的相互缠斗外，还有国际与地区大国间的博弈，特别是美国、以色列、土耳其、伊朗、俄罗斯等国深度介入。美国在叙利亚有非法驻军，长期扶植各种反政府势力；以色列一直空袭叙境内所谓“伊朗目标”，不断削弱叙政府力量；土耳其长期培植在叙亲土势力；伊朗和俄罗斯作为友好国家对叙提供多方面援助和支持。

叙反对派再掀战端并致本次叙利亚变局是巴以冲突外溢效应的延伸。起于2023年10月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不止且外溢不断，以色列称在“七线作战”，其中之一就是叙利亚。本次叙反政府武装发起军事行动正好在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之日，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时机选择并非巧合，而是蓄意为之。有军事

专家从反政府武装的有效整合与“团结协作”及其装备和战法的提升与改进等方面分析认为，其军事行动在情报、武器、资金等多方面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中东舆论普遍认为，继加沙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遭受重创后，再将“抵抗之弧”中间地带的叙利亚环节打断，符合以色列战略利益，叙反对派武装地面行动与以军越境空袭形成某种空地配合的作战默契，叙局势突变与当下巴以、黎以冲突存在明显内在联动关系。

叙政局突变也是所谓“阿拉伯之春”的一次余波冲击。2011年，美西方策动的所谓“阿拉伯之春”

直接导致叙利亚发生战乱，多股反政府武装乘势而起，某些势力得到美国等域外国家扶持，各股势力在相互混战的同时，不断攻击叙政府军。为孤立叙当局，在美西方压力下，阿拉伯国家联盟于2012年2月中止了叙成员国身份，巴沙尔政权一度风雨飘摇。2015年9月，俄罗斯应叙政府请求派军干预，危局始趋稳定。2015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254号决议，推动叙危机政治解决，但美西方一直不断设置障碍，多方面打压叙政府，还通过所谓“凯撒法案”对叙实施制裁，使叙经济社会发展雪上加霜，导致其军心不稳、民心不安，政局危如

2024年12月4日，叙利亚塔卜卡，民众逃离家园、流离失所。



累卵。当下，在俄罗斯受到乌克兰战局牵制、伊朗及其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等“抵抗之弧”遭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叙反对派内外联动，趁机再燃战火，并在十余日内掀翻巴沙尔政权，将叙利亚再次推到变乱交织的十字路口，未来局势如何演变尚不明朗。一种悲观堪忧的前景是，叙或将再度陷入一场各股势力割据混战的动荡之中，甚至国家进一步遭到肢解，进而对众多周边国家安全稳定构成威胁。

叙利亚地处中东战略要地，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所谓“阿拉伯之春”以来，更成为域内外各方势力博弈的前沿。需要指出的是，将十多年来发生在叙境内的冲突简单称为“叙利亚内战”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无论是起于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的战乱，还是当下发生的变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内战”，而是一场由多国势力参与的代理人战争，其导致叙利亚人民成为大国

博弈和各方势力角逐的牺牲品，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人间悲剧。

叙利亚变局乃至整个中东地区血与火的严酷现实带给世人的教训和启示惨痛而深刻，再次凸显中东地区由乱向治道阻且长。中东地区是全球治理的薄弱地带，各种矛盾错综交织，治理赤字、发展赤字突出，公平、正义长期缺失。中东还是霸权主义肆虐的重灾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频遭践踏，某些国际和地区霸权力量固守冷战思维和丛林法则，奉行双重标准，高举“反恐”旗号却长期“培恐养恐”“助恐用恐”，不断挑拨民族、宗教矛盾，策动阵营对抗，制造文明冲突陷阱，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东地区国家和人民日益认清这一现实，谋和平、求稳定是他们的共同追求，也是时代发展大势。近年来地区国家间关系不断趋于改善，2021年1月卡塔尔外交危机化解，2023年3月

沙特与伊朗实现和解，5月叙利亚重返阿盟，都体现了地区国家顺应时代潮流、突破阵营对抗、谋求和平发展的愿望。

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由乱向治的正道在于：要坚持政治对话，摒弃武力执念。霸权主义不得人心，极端主义没有出路，阵营对抗不合时代潮流，只有政治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国际社会在着力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的同时，也要积极推进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治叙，叙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中东动荡根源在发展不足，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要关注民生，合力推动叙利亚等遭受战乱国家的战后重建，有效缓解人道主义危机；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中东国家普遍安全的新安全架构，反对将一国安全建立于他国动荡之上；要倡导文明对话，传播和平文化，反对文明冲突。叙利亚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是世界文明荟萃交融之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间的和合共生是其历史传统，这种多样性应成为地区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而不应成为矛盾冲突的渊藪。概言之，只有坚持政治对话，顺应时代潮流，关切人民呼声，致力于共同发展与普遍安全，促进文明和合共生，才能实现包括叙利亚在内整个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2024年12月9日，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已控制首都大马士革地区。

